

# III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## 悠遊自在的旅法經驗

那段日子裡，劉啓祥每天早上都精神飽滿的走進羅浮宮，向管理員領取寄放在櫃台的畫布、畫具後，便就定位專心的作畫。

左圖/巴黎市區鳥瞰(劉耿一攝)



1932

- ▶ 劉啓祥與楊三郎同船赴法。
- ▶ 有島生馬至台參觀。
- ▶ 張啓華「下田港」入選日本獨立美協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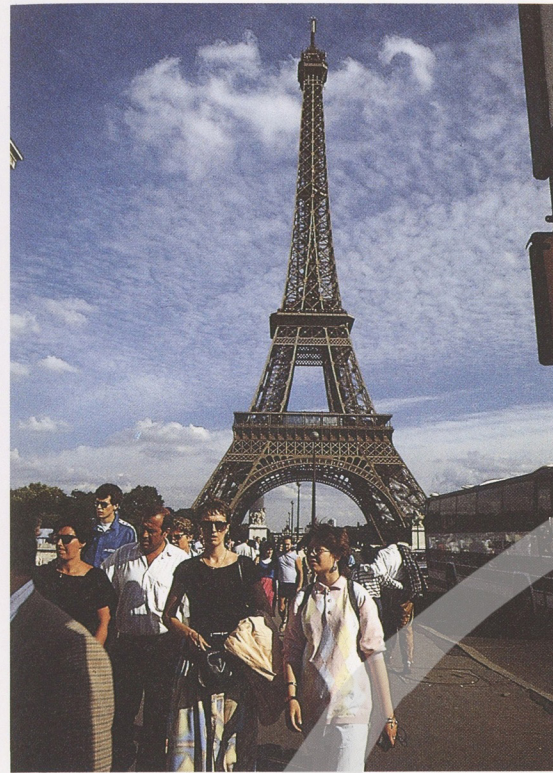
啊！巴黎！十九世紀以來，多少人們心目中的藝術之都，如今便活生生的在眼前了……

●六月天，劉啓祥與出身台北仕紳家庭的楊三郎，結伴搭船來到巴黎。楊三郎豪爽活潑的個性，與安靜的劉啓祥雖然十分不同，但由於這段同船共渡的經歷，兩人成爲一輩子的朋友。不過究竟因爲興趣及生活方式相異，他們在法國的生活情調及磨練畫藝的方法，便有所不同。楊三郎喜歡鮮活熱鬧的場面，以及直接面對自然景物作畫，於是他幾乎天天出去寫生，在短短一年多的時光中，楊三郎的足跡遍及英國、德國、義大利、瑞士、西班牙，畫出了兩百多張的風景畫。若說楊三郎的遊學生活，在於享受躍動的異國情趣，相較之下，劉啓祥的生活情調，洋溢的是沉著雅致的風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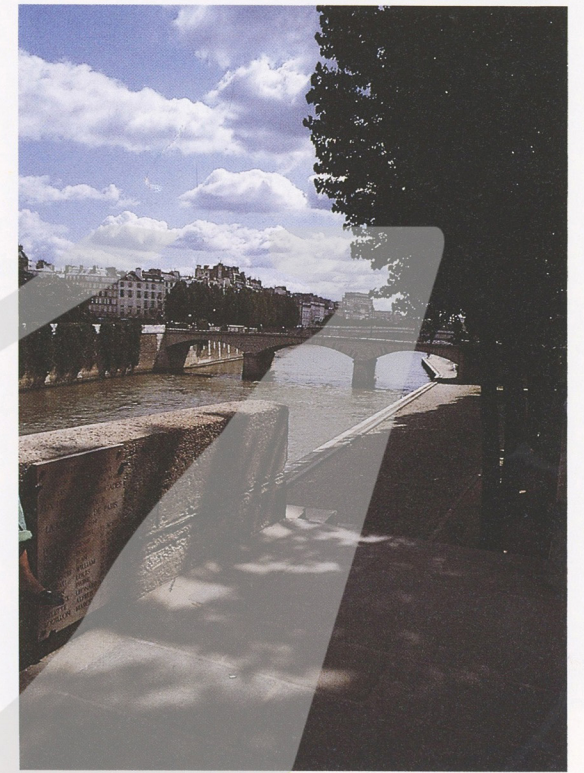
●抵達巴黎之後，劉啓祥先和一般留學

生一起，住到「日本學生會館」，等到適應環境了，才到蒙巴那斯租了一間畫室長住，在那兒他可以隨時邀請美麗的外籍模特兒到畫室來，練習人物寫生。

●經濟充裕的他，本來就打算在法國長期居留，因此他的生活步調，處處顯得悠雅閒適；每天只在畫室作畫到午後，到了傍晚，就信步走到精緻小店，慢慢享用一杯香醇的咖啡，投了些零錢便可聆聽自己喜愛的古典音樂，一邊欣賞環繞四周的浪漫風情。此外，一般留學生，通常受限於時間、金錢，大都匆匆忙忙急於在最短的時間內，迅速學成歸國，除了與自己的專業有關的，其他便無暇他顧了，然而幸運的劉啓祥卻沒有這些顧慮，他不但可以安心創作，又可跟隨外籍老師，重新學習拉奏小提琴，如此高品質的留學生生活，當時真是爲數稀少。



1



2



3

- 1 巴黎鐵塔(劉耿一攝)
- 2 塞納河畔(劉耿一攝)
- 3 劉啓祥(左)與楊三郎於巴黎郊外



●對於來自亞熱帶的青年而言,巴黎景色處處充滿了迷人風采,他喜愛在巴黎近郊做數日旅行,尋訪那些以往只能在書本中神遊的景致,如柯洛(Camille Corot, 1796—1875)筆下動人的瑪帖鎮(Mantes-la-jolie)以及塞尚的故鄉艾克斯鎮(Aix-en-provence),都是劉啓祥悠遊之處。

●第一年除了在自己的畫室磨練技法外,也常常到美術館參觀臨摹。面對羅浮宮舉世聞名、美不勝收的收藏品,劉啓祥一時之間不免感到眼花撩亂,難以立即決定該從那裡學習起。幸虧他是一個善深思的人,經過一年多的摸索,終於理出了頭緒:若是要研習,那就挑心目中最重要、對現代繪畫最具影響力的畫家的代表作來鑽研吧!想清楚這一點後,整個人便如釋重負地輕快了起來。

●那段日子裡,劉啓祥每天早上都精神

飽滿的走進羅浮宮,向管理員領取寄放在櫃台的畫布、畫具後,便就定位專心的作畫,一直到中午才休息。一九三三年他先以三個月的時間臨摹馬奈(Edward Manet, 1832—1883)的「吹笛少年」,再用半年摹寫馬奈的「奧林匹亞」,第三張則臨摹塞尚(Paul Cézanne, 1839—1906)的「賭牌」;一九三四年他再以三個月完成雷諾瓦(Pierre Renoir, 1841—1919)的「浴女」,及一張柯洛的「風景」。臨摹時無論是尺寸、構圖、造型、色彩等各方面都力求與原作相符,務必從最基礎的技法重新學習。



巴黎羅浮宮



1932年劉啓祥於巴黎畫室



1934年劉啓祥於巴黎羅浮宮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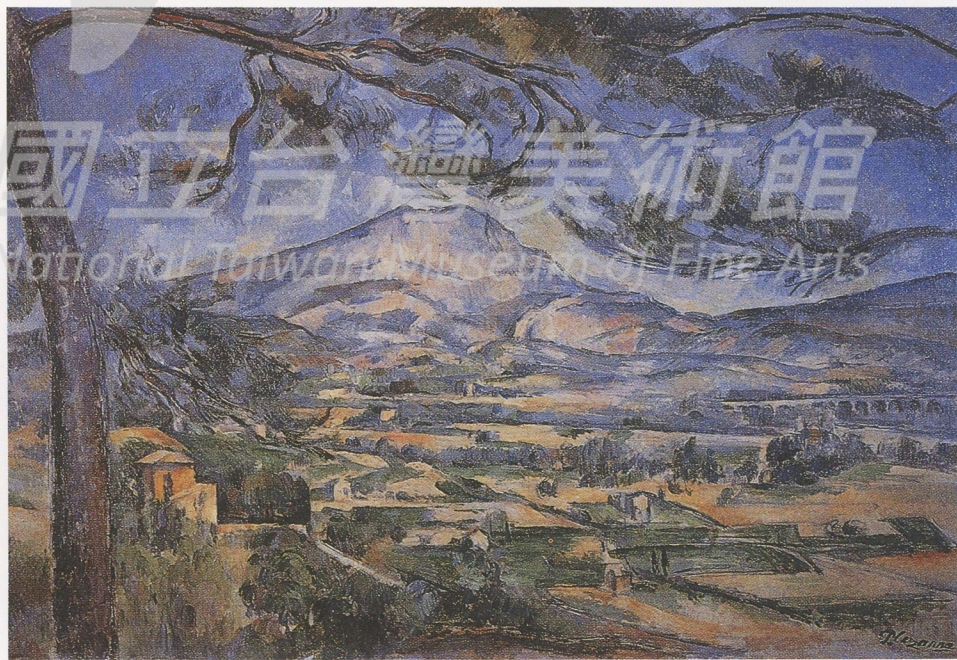


1

1 柯洛 瑪帖橋 1868—70  
油畫 38.5×55.5公分  
2 塞尚故鄉 聖維多利亞山  
3 塞尚 聖維多利亞山 1868—88  
油畫 66.8×92.3公分



2



3



1

1 塞尚 賭牌 1885...90  
油畫 47.5×57公分  
2 劉啓祥巴黎畫室一景



2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1



2



3

1 吹笛少年(臨摹馬奈作品)  
1933 油畫 160×98公分  
李瑞祥提供  
2 馬奈 吹笛少年 1866  
油畫 160×98公分  
3 劉啓祥臨摹「吹笛少年」時所攝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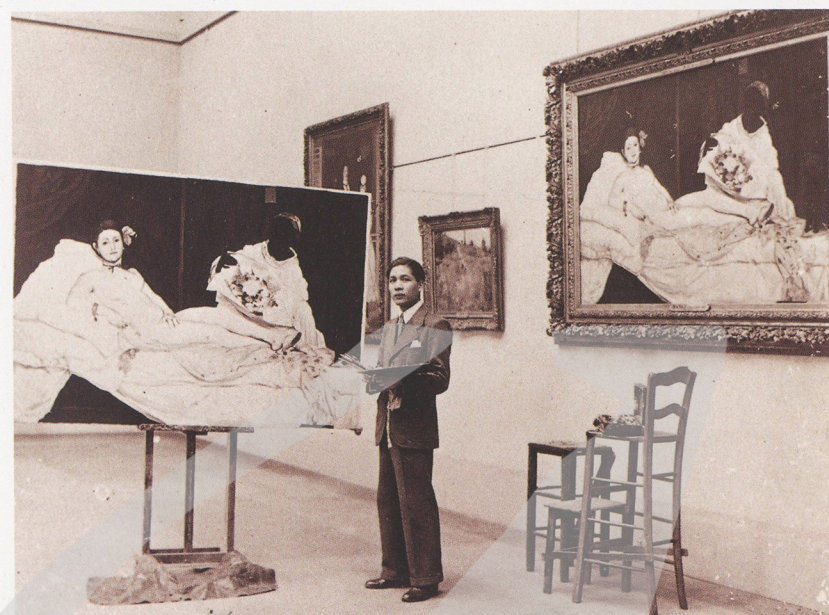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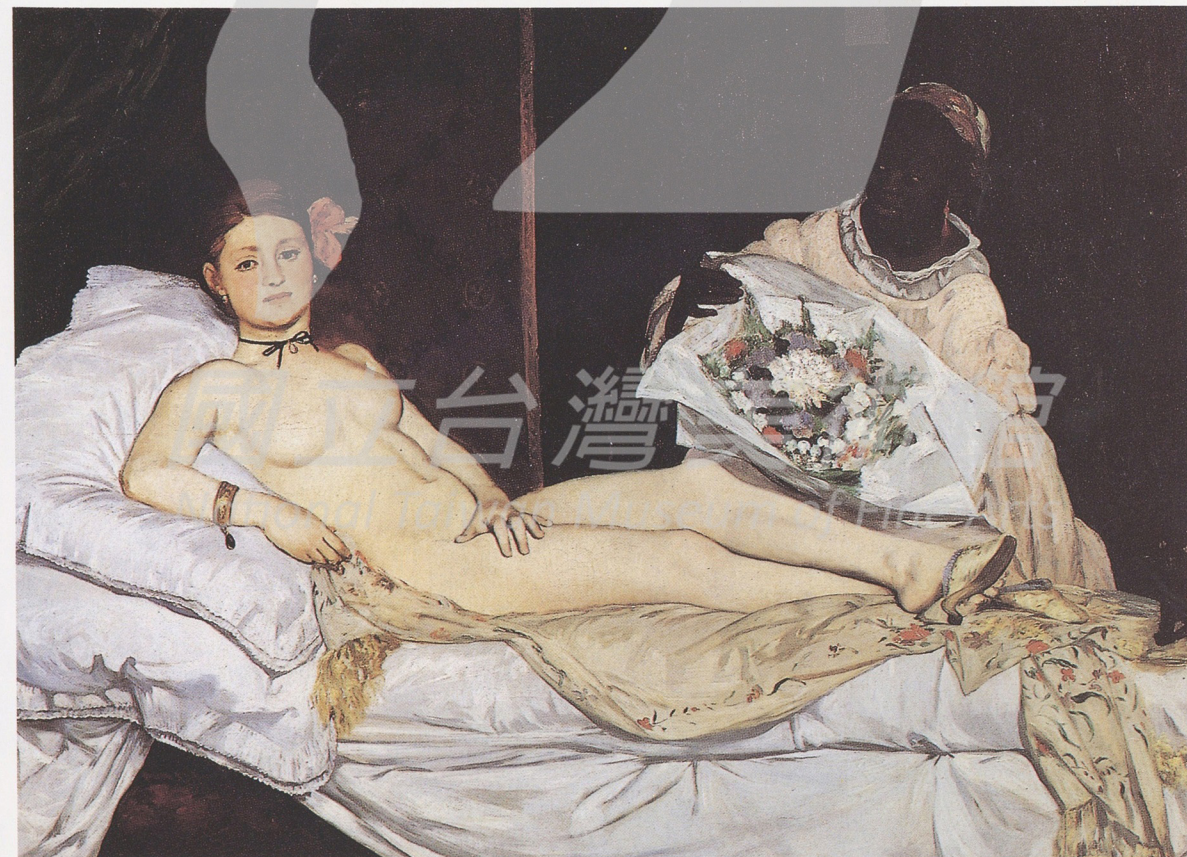
雷諾瓦 浴女 1818—19



劉啓祥臨摹「浴女」時所攝



劉啓祥臨摹「奧林匹亞」時所攝



馬奈 奧林匹亞 1863 油畫 130.5×190公分

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奧林匹亞(臨摹馬奈作品) 1933 油畫 130.5×190公分 林瑞容提供



●除了深受上述法籍畫家作品感動外，劉啓祥對於葛雷柯(El Greco, 1541—1614)、委拉斯蓋茲(Velazquez, 1599—1660)、哥雅(Francisco Goya, 1746—1828)等西班牙畫家的作品也深深感到興趣。

●將近四年的歐遊歲月，劉啓祥足跡所至之處包括英國、比利時、荷蘭、摩納哥、義大利等國，其中在義大利逗留時間最長且收穫最多。他對威尼斯充滿澄黃色澤的自然風光印象最深刻，歐洲中古時期、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傑作，更使他大開眼界。其中記憶最深刻的如十四世紀喬托(Giotto Di Bondone, 1266—1337)的作品、米開朗基羅(Michelangelo Buonarroti, 1475—1564)的雕刻、達文西「最後的晚餐」、和拉斐爾(Raphael, 1483—1520)的聖母畫等，恰好都是宗教氣息濃厚的人物畫作。這

些名畫對劉啓祥一九三〇代發展素樸簡約、神秘有力的作品，頗具有啟發之功。

●旅歐期間除了獨自尋求藝術進展之外，劉啓祥也幸運地擁有海老原喜之助和海老奈兩位藝途摯友。海老原與劉啓祥由於有島生馬的引介而相識，在法期間兩人友情甚篤，劉啓祥頗受海老原提攜照顧。另一位忘年之交海老奈先生，因曾親自向印象派名家雷諾瓦請益過，因此能指導劉啓祥畫出類似雷諾瓦擅用的優美紅色。海老奈也是塞尚迷，這與劉啓祥頗為接近，他倆便常常在假日一同參觀美術展覽。朋友相伴，在異鄉為理想奮鬥的日子頗為快樂，可惜因時局不穩、物價持續上漲、家裡接濟困難等因素，一九三五年劉啓祥打消留在法國的念頭，回到日本東京。



- 1 拉斐爾 戴藍冠的聖母 約1510—11
- 2 喬托 聖母登極 約1310
- 3 葛雷柯 聖家族 1496
- 4 哥雅 裸體的馬哈 1797



●劉啓祥等台灣畫家，留法習藝時，多把參觀羅浮宮及參加巴黎秋季沙龍，當作必修的功課，但受限於時間，以及個人興趣，能盡量深入掌握的，還是在留日時期就已熟知的馬奈、莫內、塞尚……乃至於古典派大師的作品。因此，劉啓祥雖然未曾進入正式的學院或名家之門接受嚴格訓練，卻能依自己的興趣選擇學習方向，既不必刻意歸屬在某畫派名下，也不管時代風潮變化如何，而是盡力去發展潛藏的自我特色。

●在一系列的臨摹後，一九三三年受塞尚「賭牌」影響而畫的「紅衣」入選一九三三年秋季沙龍，劉啓祥認為那時的秋季沙龍，就像日本的二科展，是較自由開放的展覽。「紅衣」一圖注重桌椅與人體的相互關係，強調畫面重心，加強筆觸及色彩的層次。而其寬窄有序的輪廓邊線，將女子的身體與畫面背景分開的做法，顯

然得自馬奈「吹笛少年」的影響。若以此圖歸納劉啓祥留法時期的人物畫作，其特色是：運用神情體態、衣著打扮和類似塞尚、馬奈的表現法，營造沈靜雅致，煥發歐洲風采的作品。

#### 塞尚與馬奈的影響

留法前劉啓祥文化學院的老師有島生馬，是第一位將「塞尚」(Paul Cézanne, 1839-1906)介紹到日本的人，同時另一位文化學院的老師石井柏亭，曾在1921年出版《馬奈傳》，書中對於馬奈(Edouard Manet, 1832-1883)單純有力、整體和諧的畫面非常讚賞。由於在日本時已對塞尚、馬奈畫名如雷貫耳，到了法國後，面對羅浮宮眾多畫作，也覺得馬奈及塞尚的作品特別親切動人，再加上他們是劉啓祥心目中最重要現代繪畫觀念的開拓者，於是他仔細地臨習兩位大家的名作。



紅衣 1933 油畫 91×73公分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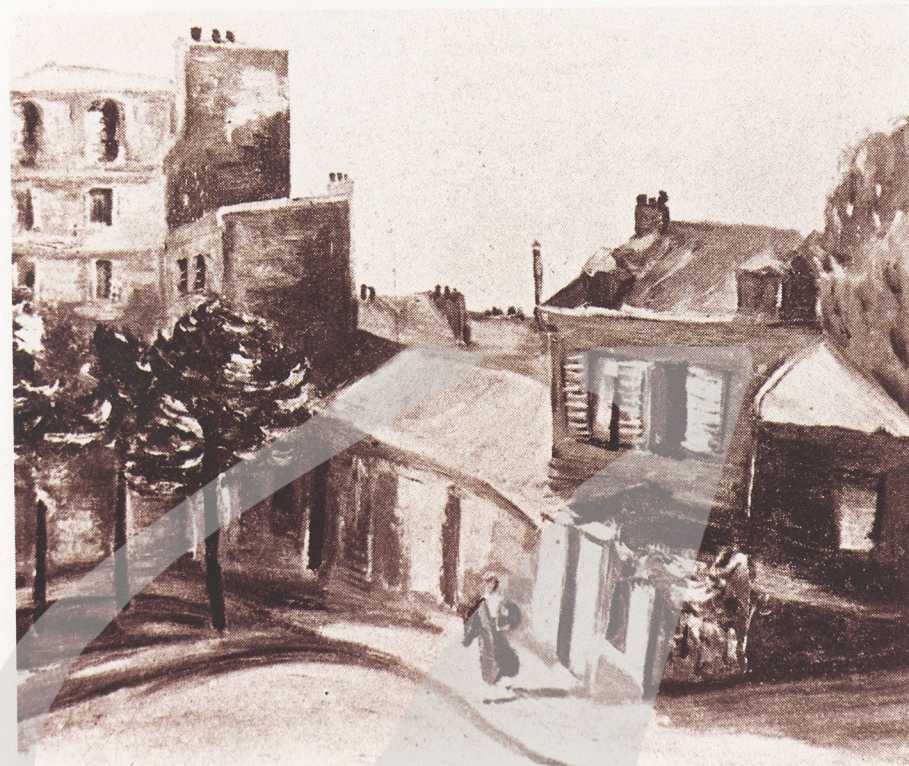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1

●劉啓祥這時期最大的突破，在於積極的拓展自我美感經驗，自由地抒發情感；輪廓線條不再僵直，改為旋轉靈活的筆觸，造型經過設計簡化，畫風遠較留日時期輕快流暢。美術館的臨摹、旅行寫生的經驗，都是促成畫風轉變的要素，巴黎豐富的藝術資源，激發畫家創作的泉源，當地兼具傳統美與現代都市的風情，深深吸引著他。巴黎環境影響下，他的畫題趨向都市化，創作態度也大膽、自信了。

●無論留法畫家的繪畫風格成熟與否，一九三〇年代台灣文藝界，對於台灣畫家能夠入選秋季沙龍，都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。如一九三一年林攀龍在報紙上，就用「我們同胞已陸續進入世界繪壇」的醒目標題，來陳述畫家們入選沙龍的好消息，一般記者也都用「進入世界藝壇中心」的觀點，報導台籍畫家留法的活動，可見當時留法畫家果然是被媒體塑造成文化英雄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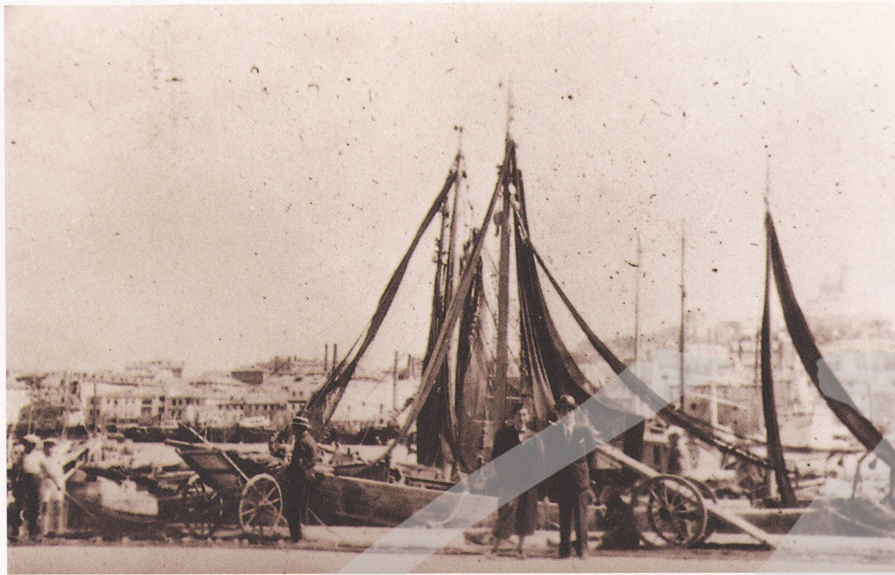
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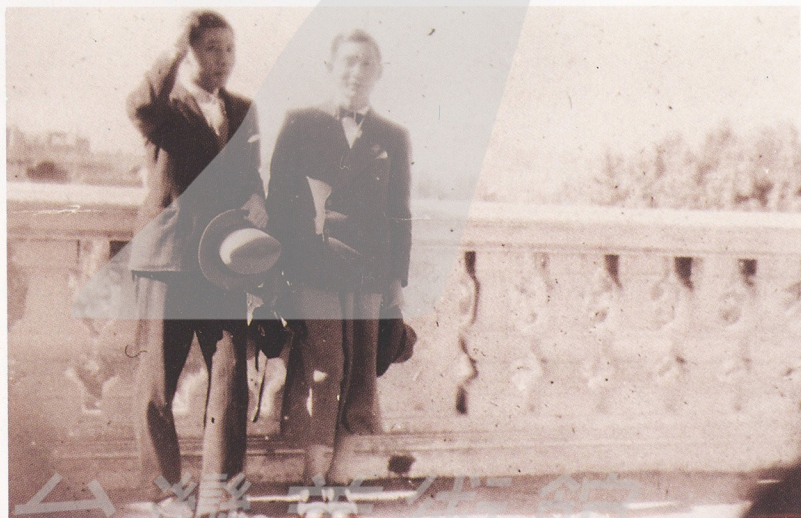
3

1 威尼斯風光 1934  
油畫 60.5×73公分  
2 蒙馬特風景 1933  
油畫 60.5×73公分  
3 塞納河畔 1933  
油畫 60.5×73公分





1



2

## 早期留法的畫家 *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*

在劉啓祥與楊三郎來到巴黎之前，台灣只有兩位畫家來過法國。台北迪化街大茶商的兒子陳清汾，是赴法習藝的第一人，雖然沒有明顯的動機，但1928年他跟隨著有島生馬到巴黎，第一年便一舉入選「秋季沙龍」，立即成為台灣畫壇的聞人。1931年，他自法國返台時，台北商界、藝文界人士，還在江山樓為他設宴洗塵。

第二位到法國的，是來自台南農家的顏水龍。他是日據時期台灣四位留法畫家中，家境最清寒的，必須依靠朋友資助，才能籌足盤纏。為了節省旅費，他先搭乘火車，經過西伯利亞鐵路漫長的行程，再輾轉到達巴黎。從1929至1932年，顏水龍有計劃地精心分配有限的金錢與時間，渡過十分充實的旅法時光。



3



4

- 1 劉啓祥與顏水龍(中)楊三郎(左)合影
- 2 劉啓祥留法時與顏水龍(右)合影
- 3 顏水龍 蒙特梭利公園 1936 50×61公分
- 4 楊三郎 巴黎小巷 1936 50×61公分
- 5 陳清汾 瑞士藍夢湖



5